



少女史黛勒

〔英〕巴巴拉·卡特兰 著 陈 哲 陈丽卿 译



少女史黛勒

〔英〕巴巴拉·卡特兰 著
陈 哲 陈丽卿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

1988·哈尔滨

责任编辑：杨勇翔 李天明
封面设计：姜 录

少女史黛勒

Shaonü Shidaile

〔英〕巴巴拉·卡特兰 著

陈 哲 陈丽卿 译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佳木斯书刊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印张6 12/16·插页2·字数140,000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19,512

ISBN 7-5317-0126-X/I·127 定价：2.05元

第 一 章

初夏的傍晚，暖意融融。长长的山峦长满了冷杉和紫杉，夕阳在山后徐徐下降。一条弯弯曲曲的河流沿着山脚淙淙地流淌。

山对面，紧靠河岸有块大草地，满是青青的芳草和刚刚开放的黄色毛茛。

草地边上，有一座茅屋顶的低矮小屋。屋里，詹姆斯·埃思里奇正坐在画架旁，双眼静静地注视窗外的景色，画笔懒洋洋地垂在手上。

画家不知道自己已构成了一幅值得玩味的画：高高的个子，单薄的身体，柔软飘逸的白发下，是一张苍白的脸和一双慈祥、梦幻般的眼睛，仿佛永远探索着一切未知的世界。这是个古代佛罗伦萨的艺术家们喜欢搬上画布的形象。

房间是一个真正的画家工作室——肮脏、凌乱而又富于情趣。各种各样完成了的和未完成的画有的挂在墙上，有的依墙而放；古代兵器以及奇奇怪怪的服装堆得满地都是，还有些软软地牵拉在中世纪的椅子上。

书籍有些摊开在桌上，有些则堆放在屋角。寂静，笼罩着屋里的一切。

老人这样坐了好些时间，完全沉醉在对自然造化的赞叹之中。直到屋后的教堂响起了钟声，他这才吃了一惊，起身拿起画笔，转向画架。

时间一分分过去，他不停地画着，图画在他那瘦瘦熟练的手下慢慢成形。天边的红霞渐渐消退，夜晚抖开黑色的帐幕，准备抢在画家搁下画笔以前就用它遮住这个平凡庸碌的世界。

他转动了一下画架上的画，困难地在满地东西中穿过屋子，点燃一根用欧石楠根作的旧烟斗，再次坐到椅子上，凝望窗外的夜景，陷入了惯有的梦幻状态。

他就这样处于一种毫无目的的沉思中，连开门的声响都未能听见。门慢慢地、轻轻地推开了，一位年轻女子在门槛边稍一驻脚，就悄无声息地跨进了屋，望着坐在窗边椅子上一动不动的人影。蓦地，他迅速抬起头，看到了她。

“你……是……詹姆斯·埃思里奇吗？”她问。

画家一惊。她的声音而不是她说的话着实使他吃了一惊。他没有马上回答。沉默了片刻。然后，他站起身，询问地打量着她，回答道：

“对，我是詹姆斯·埃思里奇。”

“你不认识我吗？我是史黛勒——你的侄女史黛勒。”她简单地说。

“史黛勒——我的侄女——哈罗尔德的孩子！你怎么到这儿来了？怎么，我还以为你在佛罗伦萨上学呢。亲爱的，你

是一个人来的吗？”

她眼睛离开了他，转向远处美丽的夜景，一刹那间，她的目光极象他。

“是的，我一个人来的，叔叔，因为我不幸。他们又凶又狠。也许，他们是为我好，可我受不了。而且，爸爸死后，我一直很孤单。叔叔，我尽力忍受到现在，然后，我——来了。”

老人的眼光暗淡了。

“可怜的孩子！可怜的孩子！”他喃喃低语。“但是，你为什么写信让我知道呢？”

姑娘微微一笑。

“因为他们不准我写信，除非按照他们的意思写。所有的信件都先由校长过目，然后才送出校门。”

她慢慢摇了摇头。

“我们从来不允许单独外出。不然，我早就背着他们寄信了。我无法写信，就下决心逃跑。我一接到你按季度寄来的钱，当天晚上就贿赂了一位看守，让他不要锁门。”

她迅速瞥了一眼叔叔，见对方沉默不语，就接着说：

“我认识去码头的路，知道开船的日期，上船到了伦敦。余下的钱正好能够付来这儿的车费，于是，我……我……，就这些，叔叔。”

“就这些吗？”他喃喃地说，“象你这样一个年青的弱女子竟然一个人来！史黛勒，你现在一定得以这儿为家，要是你不觉得太孤单的话。亲爱的，你多大了？”

“十九，叔叔。”

“十九——还是孩子！”

他看着她，自言自语：

“美得象天使。”

她听见这话，脸红了。随即，又坦然地抬起头。

“要是你见过我母亲就不会这么说了。她才美得象天使呢。爸爸过去常说希望你能见到她，希望你愿意为他画像。是的，她的确很美。”

“亲爱的孩子，你病了吗？”看到她脸色突然发白，他蓦地住口惊叫起来。

她朝他笑笑。

“没有，只是有点累了。我想……，我有点儿饿了。我，我的钱只够付车费。”

“上帝饶恕！”他一下子叫起来，叫得这么突然，她简直有些不知所措。“我在这儿胡思乱想，这孩子却正在挨饿。我真是个没头脑的大傻瓜！”

他情绪激动，把铃按得疯响，小屋仿佛顿时成了救火站。外面响起一阵匆忙的脚步声，门突然打开，一个中年妇女冲了进来。她帽子歪斜，脸红红的显得很吃惊。

“上帝保佑，先生，出什么事了？”她大声问。

“立刻拿些吃的东西来，潘孚尔德太太，”他命令道，“再来些酒。这个可怜的孩子正在挨饿！她从佛罗伦萨来，到现在滴水未进！”

“并不是从佛罗伦萨开始就滴水未进，叔叔。”史黛勒笑着更正。

潘孚尔德太太大吃一惊，怔怔地注视着来客。

“天哪！”她惊叫。“她是谁？”

“我没告诉你吗？她是我侄女史黛勒，从意大利来，现在要吃些东西，潘孚尔德太太。”

他转身对着史黛勒。

“这是我的管家，一个好女人。”

潘孚尔德太太走上前。

“你的侄女，先生！莫非是你常提起的哈罗尔德的女儿？噢，你是怎么进屋的，小姐？”

“门开着。”史黛勒回答。

“上帝啊，那可是一个小时以前的事了！”

她责备地看着迷惑不解的画家。

“可是你，先生，竟让这位亲爱的小姐远道而来、衣帽不脱就一直坐在这儿，也不招呼我一声！跟我来，小姐，”她转向姑娘，加了一句。

妇人领史黛勒上楼，并帮她梳头、整理衣服。史黛勒再下楼时，发现叔叔已经为她摆好了晚饭。

用完饭，史黛勒走到窗口。这是个美好的夜晚，月光在玻璃窗上时隐时现。

“这儿真好，叔叔！”她赞叹道。“你在这儿一定很快活。”

“嗯，”他梦呓般喃喃地说，“是的。你会快活吗，史黛勒？”

“会的，”她轻轻回答，“快活得无法用语言表达。”

“你不会觉得与一个几乎与世隔绝并且差不多被世界遗忘了的老头生活在一起而感到孤单吗？”

“不，不会！一千个不会！”她回答。

画家对史黛勒的回答感到满意，便走到窗边椅子上坐下，吸烟。他的侄女则在屋里走来走去，欣赏着画。

一会儿，她来到一张肖像画前。画上的男子有一头乌黑的卷发，一颗“帝王”般的大脑袋和一双富于表现力的黑眼睛。

“这是谁，叔叔？”她问。

“这个？噢，是特莱沃纳少爷，”她叔叔回答，“他是怀德吾德伯爵的儿子——怀德吾德老爷，这里的人都这么叫他。他们住在怀德吾德庄园。你过来看，这儿看得见。”

史黛勒急忙走到窗前。

“那栋白色大楼就是怀德吾德庄园吗？多么雄伟！我们应该称它为意大利宫殿，叔叔。”

“是英格兰宫殿。不过我们比较谦虚，他们满足于称它为庄园。那是块古老的土地，居住着一个古老的家族。”

“告诉我，”她平静地说，“他们是你的朋友吗？”

“是的，他们是我朋友，要是怀德吾德老爷与穷画家之间能够存在友谊的话。人们说他们高傲，但是有时他们还请詹姆斯·埃思里奇去吃饭。

“史黛勒，再朝左边看。那一整片土地都属于怀德吾德——它们在山峦之间绵延好几英里。怀德吾德老爷和夫人与他们的女儿住在庄园里，可怜的姑娘！”

“你为什么说可怜的姑娘？”史黛勒问。

“因为他们家族所有的财产也不能够使她幸免于一个可怜的小生物。她是个残废。你看见那扇窗子了吗？那扇亮着灯的窗子？”

“看见了。”

“那是她的房间。她躺在沙发上，整天望着下边的峡谷！”

“可怜的姑娘！”史黛勒轻轻自语。

一时间，俩人都沉默不语。

“可是你说特莱沃纳少爷是伯爵的儿子，叔叔。难道他不住在那儿？”

“不常住那儿。”她叔叔沉思地回答。“有时，他也来这儿——他名叫莱斯特——但他差不多一直住在伦敦，在那儿挥金如土。幸好怀德吾德家财万贯，不然早就一分不剩了。莱斯特从小就野蛮暴戾。”

“他真那么坏吗？”史黛勒轻声问。

她的叔叔笑了。

“单单‘坏’字不足以形容他，史黛勒！不过，我却也见过他和颜悦色，象个天真无邪的孩子一样微笑，也听见过他发自内心的哈哈大笑。瞧我象个旧磨坊一样唠叨个没完！你为我弹首曲子吧，孩子？屋角有架小风琴。”

史黛勒明白他不愿意多谈维斯康特·特莱沃纳，于是轻轻走近风琴，开始弹奏。

她没有弹铿锵激昂的进行曲，却演奏了一首简单的佛罗伦萨晚祷曲。她是从跪在佛罗伦萨大教堂祭坛前那些虔诚的妇女嘴里听来的。

一会儿，她唱了起来。那脆脆的嗓音慢慢融入夜晚的空气。老人听见歌声先是一惊，然后双手掩脸出了神。

晚祷曲渐渐消失，她站起身，但他用手势示意她留在琴

边。

“你的声音象你父亲，史黛勒。再唱一曲。”

这次，她唱了一首轻快的小曲，副歌略带悲凉。唱完，她听到一个轻轻的声音，便环顾四周，发现老人已起身朝门口走去。年轻姑娘甜美的嗓音把已经死去了的过去那么清晰地重现了，他不愿让她看见他动感情，便走出了屋。

史黛勒起身来到窗前，眺望夜空。远处的河水在月光下波光粼粼，脚下的草地也洒满了清辉。她情不自禁地推开落地长窗，漫步走进小花园。

她沿着S形的小径，来到花园的小门前，这里通往外面的小巷。她看见一些紫罗兰，一把丁香花在小巷边盛开。

她打开门，脚步轻快地踏上河岸。下面还有许多花，她信步走着，忽然听到远处传来一阵马蹄声。

这出乎意料的声音吓了她一跳，一时间，她怔怔地伫立原地，顺着声音发出的方向眺望。说时迟，那时快，马匹载着主人一个拐弯，直朝她站的地方全速驰来。

史黛勒回头寻找身后的小白门，发现它不知去向，她不知不觉已经走得太远了。

已经不可能抢在骑手前面回去了，剩下的唯一时间是避开小巷。她往河岸上轻轻一跃，隐身在丁香树下。

这时，马与主人已经离开树荫，驶进月光。月光下，史黛勒觉得两者高大得出奇，然而，引起她注意的倒并不是骑手高大的身材，而是他的姿势。

她看不清他的脸，但从身材上看是个年轻男子，长得高大魁伟。等他靠近一点儿时，她注意到此人，一身晚礼服装

束，外加一件松松垮垮却又优雅潇洒地披在他那高大健壮的身体上的天鹅绒上衣。

座骑与骑手仿佛融为一体，沿着小巷直到她跟前。男子丝毫没有察觉到她的存在，马却不然。它那机灵、不安分的眼睛早已发现了史黛勒衣服上的微光。只见它头一摇，一个转身跳到路边，站住了。

骑手举起鞭子朝马的一侧抽去，同时做了个不耐烦的手势。这生灵立刻腾起前蹄。鞭子再次落下。

“混蛋，怎么了？”主人叫骂道，“走啊，傻瓜！”

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马竖直了耳朵，虽然嗦嗦发抖，却仍然纹丝不动。史黛勒看见鞭子又举了起来，本能的冲动使她不顾一切地喊道：

“别打，别打！”

听到她急切、恳求的声音，骑手先是高悬鞭子，然后垂下手臂，与其说牵着马不如说推搡着它，强迫它靠近树篱。

“谁？你是谁？”他怒气冲冲地责问，“真他妈——”

突然，他住了口，愣愣地注视着史黛勒。她光彩照人地伫立在树下。然而，只一会儿，他就开口说话了。

“对不起，”他边说边翻身下马，站到她这一边，“恐怕我吓着你了。我以为这儿没人呢。你原谅我吗？”

史黛勒看着他，一层淡淡的红晕悄悄爬上脸颊。

“该道歉的是我。我没有受惊，倒是你的马受了惊——被我惊吓了一跳。”

他瞟了马一眼。它现在安安静静地站着，缰绳还捏在他手里。

“它是个混蛋！”他说得很快，“一个固执的混蛋，什么都不怕，只会装蒜。别理它，让我帮你下来。”

史黛勒笑笑，接受了他的帮助。

“你冷了，”他握住她的手说，“春天的夜晚气候变化很大。你还要走很远吗？”

“我不冷，谢谢。”她回答。

“你还要走很远吗？”他又重复了一遍问题，虽然语气温柔，神情却使人一望便知，此人习惯于别人对他的问题有问必答。

“不远，只要走到前面的那扇小白门。”

“到埃思里奇家，画家的家里？”他吃惊地问，“你住在那儿吗？”

“对。”

“可我以前从未在怀德吾德看见过你。”

“是的，我今天晚上刚来。”

“今天晚上？”他重复了一下，“我知道自己以前从未见到过你。”

他的声调里有某种东西，完全不同于一般的恭维，使史黛勒脸红了。

这时，他们已经到了门口。他走在她身边，缰绳搭在手臂上。高头大马羊羔似的安安静静地跟在身后。史黛勒停下了脚步。

“晚安。”她微笑着说。

“晚安。”他回答。“等等，我要走了，要是你今晚才来，我将无从知道你的名字。我走以前，告诉我好吗？”

“我叫史黛勒·埃思里奇，是埃思里奇先生的侄女。”

“史黛勒！”他重复了一遍，“史黛勒！谢谢你。我将不会忘记。我的名字，”他掀了掀帽子，补充道，“叫特莱沃纳——莱斯特·特莱沃纳。”

“我早知道了。”史黛勒冲动地叫道。

“你知道！”他说，“你今晚才来，怎么可能知道？”

“很简单，”她解释说，“我看到过你的肖像画——认出了你。”

他古怪地笑了笑。

“我明白了。好，晚安！”

“晚安，再见，”她回答，伸出了手。

无论他当时感觉如何，眼睛里却没有流露出任何惊讶。他握住了她的手。

“不，”他一边让她缩回手，一边说，“不是再见。我改变了主意，不走了。只是晚安。”

说完，他一笑，跳上马背急驰而去。

史黛勒目送着高大的栗色马载着维斯康特·特莱沃纳没入夜色。她依然呆呆地站在原地神思恍惚，忽然听见她叔叔的声音从花园里飘来。

“你到哪里去了，史黛勒？”她忙走进花园迎上前去。“我还以为你改变了主意，又逃回意大利了呢。潘孚尔德太太在草地上到处找你。”

史黛勒勾住他的脖子，哈哈大笑。

“叔叔，我可不是那么容易赶走的。我才不回去呢。我只是到花园外面的小巷里转了一圈。小巷真美。瞧这些花，很

香，是不？但是，鲜花并不是我这趟出去的全部收获，叔叔，”她继续说，“我碰到一次奇遇。”

他背着双手来回踱步，嘴里咬着烟斗。

“一次奇遇？”

“一点不错，”她点点头，“我碰到了特莱沃纳少爷。”

“特莱沃纳少爷！”埃思里奇先生重复了一遍，“我一点都不知道他在家。我的画画得象他吗？”他转过身子，笑着问。

“象，叔叔，象他。只是月光中我没能看得十分清楚。他骑着一匹巨大的栗色马。”

“我知道，”他喃喃地说，“象迷途的游魂一样横冲直撞。我想，他一定流星般一闪即逝。是的，你不可能看清楚，无法评价我的画。”

“可他沒有一闪即逝。毫无疑问，他会那么做的，但他的栗色马不允许他这样干。我想，是我惊了马，因为我当时正好站在河岸上。”

“他停马了吗？”埃思里奇先生问，“真是奇迹！马受惊这类小事足以唤出他心中的恶魔！他居然还停马了！”

“因为他只能这么做。”史黛勒低声说，想到事实上是她拦住了他，深深的红晕便又爬上了脸颊。

“他发火了吗？”

“没有。这臭名昭著的小羊羔温顺到了极点。”史黛勒伴着一串银铃般的笑声说。

“他当时一定正心情舒畅。他今晚出去夜游太奇怪了。庄园正在招待城里的宾客。当然，如果他想骑马的话，是不会有客人在乎有没有客人的。我的画画得怎么样？”

“太象他了，叔叔。不错，他的确英俊，今晚穿着一件深紫色的天鹅绒外衣。我不知道如今男人也穿这种颜色的衣服。”

“那是吸烟服，”他解释说，“毫无疑问，他一时心血来潮——骑上马就过了河。嗯，你大概得隔很长时间才能再次见到他，史黛勒。他最多在庄园里住一两天。”

史黛勒张开嘴巴，刚想说他突然决定不走了，但话到嘴边却又咽了下去。

少顷，有人敲门。潘孚尔德太太手提蜡烛进了屋。

“你可把我吓了一跳，史黛勒小姐，”她笑嘻嘻地责备道：“我以为你迷路了呢。你的房间已经准备好了，小姐。”

史黛勒走到老人跟前吻了吻他。

“晚安，叔叔。”她说。

“晚安，孩子，”他回答，眼睛蒙着一层迷茫的雾翳，温柔地注视着她，“晚安，祝你回家的第一夜做个好梦。”

“家！”史黛勒轻轻说，“家！你对我太好了，叔叔！”

潘孚尔德太太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了奇迹。史黛勒的房间干净整洁，布置得虽不考究却很舒适。

她环顾四周，眼睛湿润了。两年来，她一直和一群与她同样命苦的孩子住在一间空无一物的房间里，现在的变化太大了，她简直不敢相信这一切是真的。

然而，年青人总是乐意接受生活中出现的变化的。她一夜无梦，一觉睡到天明。

与此同时，特莱沃纳少爷已经驰上山丘，穿过树林，来到环绕怀德吾德庄园的高地上。

他穿过大道，驰进平台，翻身下马。把马交给马夫后，

径直走进贯穿整幢大楼的长形大厅的低矮部分。

大厅里灯光柔和，竖立着巨大的青铜像。灯光给挂在橡木护墙板上的油画罩上了一层明快的色彩。

拱形的屋顶挂着破烂不堪的战旗，它们大多是怀德吾德先辈们在战场上佩戴过的遗物。镶嵌着花纹的地上每隔一段安放一座骑士雕像，它们锃亮的头盔和垂挂在沉重的铁门、长长的窗户上的紫绛红帷幕给这个略带阴沉的角落带来了生机。

大厅的布局和氛围处处显示着这是个古老而又有权有势的家族。尽管此刻客厅里宾客如云，正在举行一个盛大的晚会，大厅里却听不到一点声音。

两三个仆人有的倚在门上，有的坐在凳上，正在低声聊天，见他进来，马上停住口，其中一人迎上前去听候吩咐。

“叫奥立弗来，”特莱沃纳少爷走过仆人身边命令道，“我回房间去。”

他上楼穿过走廊，走进一间面对公园的房间。这是一个有起居室、客厅和卧室的套房。

起居室明白无疑地表现出主人的兴趣和爱好。屋子溶艺术、体育于一炉。拳击手套、钝头剑、搁着枪的枪架。钓鱼杆和鞭子搁在开着炉膛和装有拦狗杆的壁炉上。

一面，墙上挂着几幅价值连城的蚀刻画精品，另一面，有五六颗宝石浸在油里。第三面墙边竖着一架钢琴和一只画架，画布上是一幅才画了一半的刚从海里升起来的维纳斯像。

他进屋把帽子朝椅子上一扔，捋了一下头发，露出一丝沉思、不安分的微笑。